



他就這麼掉了下去

例行訪視的回程路上，我沒來由地拐了個和平常不同的路線，駛上了許久沒走的小路。轉過兩次彎後，前方塵土飛揚，迎面的風開始帶著濱海的酸鹹，每隔幾十公尺，柏油路上頭就重複著「往工業區」的指示。這讓我想起一位許久不見的國小同學。從前他家就住這附近。我試著回想他家大致的方位，浮上腦海的卻是一連串的电话號碼，記憶運作的方式就是這麼奇妙。

我停下車，無可無不可地撥了電話過去，五分鐘後，我經過一排熟悉的阿勃勒，遠遠看見白告站在門前向我揮手。天色漸漸暗了下來。他推開鐵門，指揮我進去。我停好車，他還背對著我站在原地。我走回門口，看他在搞什麼飛機，而他半個身子隱沒在一尊石獅子的底座後頭，像是在掏摸著什麼。這兩尊蹲踞門口的大理石獅子也是從前沒有的。

「你以前來的時候還沒有吧？這是後來有個算命仙說要做來改運的，我爸就找認識的師傅自己弄了。還有機關咧。我開給你看。」白告說。

「好啊。」我說。

他按下開關，雷射光束從兩隻石獅子眼裡射出，一面變換顏色，一面傾斜著角度順時鐘旋轉。開始，藍光直直打上了對面的行道樹葉，慢慢往上爬，越過台灣欒樹樹梢，接著一下子跳上了對面廠區的屋頂，在空氣中形成一道黃色的光錐，然後旋轉，收束，一下子

消失了蹤影。一段時間後，綠光回頭照上他家工廠的外牆鐵皮，橫掃過貨櫃、吊車棚，愈來愈濃烈的綠色最後變成了粉紫色，在夕陽餘暉中幾乎難以分辨。我們一動不動地抬頭站著，看著光束像紀錄片裡的植物抽長、開花、枯萎，然後又從頭來上一遍。

眼睛望得酸澀，白告像是拿著雙筒望遠鏡似的用手籠罩住雙眼，我也有樣學樣，炫光在掌緣靜靜流動著。我們保持了這個姿勢一陣子，路燈亮了起來，他又把手伸回石獅子背後，撥動開關，於是夜晚岑寂了下來。

「很奇怪吧？不知道做這個幹麼。這台功率超強的，在市區那邊就得到，浪費電。之前有上過報紙，重劃那邊有人以為工業區失火，打了一一九，我第一次知道原來附近有這麼多台消防車。」白告說。

「白痴。」我說。

「對啊，有夠白痴。」他說。「進來喝茶？」

「好啊。」我說。「叔叔、阿姨不在？」

「進市區照顧阿嬤了，最近晚上都不在。」他說。

「阿嬤身體不好？」

「嗯。肺腺癌，剛開完刀。」

我們走進廠內，兩隻黑狗從黑暗中竄出，朝著我狂吠。牠們身後的鍊子拉得筆直，身體延伸到了極限，眼神中興奮多過於威嚇。「波波還在嗎？」我問。他搖搖頭，左右手各抱起一隻，拿牠們的鼻頭互相摩擦了一陣，接著放鬆力道。兩隻狗掙脫他的懷抱，搖著尾巴溜回柵下。黑暗中只看得見兩對綠幽幽的眼光窺視。

從前，每個星期三中午，白告的阿嬤會來接我們放學，帶著我、白告還有殭屍一起吃學校附近的自助餐，之後我們會去附近的保齡球館，三人平分五局的優惠價。阿嬤一向在後頭坐著，打開調幅收音機，一面聽著賣藥電台一面大聲吸著配料稀薄的紫菜蛋花湯。那聲音的組合總是令我一陣厭煩，暗自嘟囔下次一定要提醒她拿湯匙，但我一次也沒記得。接著我們會回到阿嬤家睡午覺，寫完功課後再爬上堤防玩滑板。

事情發生那天是個天色暗得特別早的夏天傍晚，我先聽見了一聲不尋常的木板撞擊悶響，接著轉頭看見一團黑影往河的方向栽下堤防。我屏住呼吸，心中倒數等著第二聲撞擊傳來，奇怪的是，我什麼也沒有聽見。一回頭，白告在我前方也一臉茫然地站著。堤防上一陣騷亂，狗隻開始狂吠，散步的人群紛紛探頭，我們就這麼僵持著不動，像是比賽誰先做出表情就輸了的遊戲。

之後在急診區外，先到的是白告的阿嬤，她不忘拎了四人份的自助餐便當。我們安靜地吃著。忽然間，她用力吸了一口湯，聲音大得全等候區都聽得見。我湧上一股衝動，好像之前沒有採取的動作就為了積聚在這一刻行動。白告先我一步動手了，湯水濺上了阿嬤的胸口，我看著她的雙腿快速地打開、併攏，又再打開，但始終沒夾住塑膠碗。我快速地閉起又睜開眼，塑膠碗已經落地了，發出了清楚的啪答聲。

「你看過人家抽肺積水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我說。

「嗯。」白告說。「我看過一次。」

「我姨丈也是肺腺癌。」我不知道怎麼回應，沒話找話。「應該很痛吧？」

「我不知道痛不痛。」他說。「受不了的是那個機器的聲音，咻咻咻地一直抽，好像在偷笑。」

我們走過百來公尺的廠區，紅外線感應燈光嘩地一聲亮起，熄滅，又嘩地一聲亮起，熄滅。廠區盡頭的冂字形兩層樓鐵皮建築正面是辦公室，相連的右翼就是白告家。他用腳

背挪了挪門前的萬年青盆栽，清出過道，推起半掩的鐵門，我們矮身鑽了進去。黑暗中，嗆鼻的檜木香撲面而來，白告打開燈，面前是一扇巨大的紅檜屏風，挑高的大梁上懸著公司匾額，接待區後頭的陳列櫃裡錯落擺放了十幾座獎盃、玉石，還有一方特製的壓克力櫃，裡頭展示著他爸學生時代做的玉山模型，右手邊則是辦公區。我找了個位子坐下，他走進茶水間，緊急出口的指示燈一明一滅，在左方的黑暗中閃爍著。接著白告提著水壺走回來，從五斗櫃裡摸出一包茶葉，篩了少許，熟練地注水、溫杯，蒸氣填滿我們之間的空間。

「你應該不是來賣我保險什麼的吧？」白告說。「我們家從出生到死什麼險都保了，連塔位也買好了。」

「只是正好經過，想說來看看你。」我說。

嗯，他說，然後望著白煙陷入了自己的思緒。「那你來得正好，再過一兩個月就找不到我了。我家要賣了。」

他說了工廠的近況，還有白告他爸怎麼上了捐客的惡當。原先有間公司透過仲介說好以交換持股的方式投資，條件是要到外地擴廠，於是他爸先貸款買下了預定廠區的土地。但其實捐客隱瞞了一些交易細節，搞到最後一拍兩散，只得先把廠房脫手，償還貸款。

「沒有其他方法嗎？」我問。

「還有其他原因。」他回答。接著說：「你還記得我們蓋的房子嗎？」他換了個話題。「記得啊。」我說，那是小學暑假的專題作業，我們用樂高積木蓋一棟台北一〇一。「那時候蓋到多高去了？」

「七十幾樓吧，殘骸還收在那裡。」他隨手往身後比了一個方向。我點點頭。

殭屍掉下去的隔天，白告跟全班宣布殭屍自殺了。他一整天就說了這麼一句話。班上有一半的人相信了，不相信的另一半紛紛跑來問我，例如每次接力賽都跑我後面一棒的三十三號江婉萍。江婉萍問我真的假的，我說真的啊，我們親眼看見殭屍跳下去，但是沒成功。他為什麼要自殺啊？她問。我也不知道，我說，可能是得了癌症吧。她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走開了。隔天我被迫和所有女生切八段，因為江婉萍回家問了大人，她的堂弟江詩華，也就是殭屍——根本不是自殺，只是腦震盪和骨折，還在留院觀察。「根本就是你們推他掉下去的！」她言之鑿鑿。我沒來由地一陣心悸，想起根本沒聽見的第二聲撞擊，打了個寒顫。

白告又沏了一杯茶。「有夠脆弱的，地震來了全家什麼都沒事，就一〇一倒了。」白

告說。

「你爸不是說，這是因為我們沒有把大鐵球放進去嗎？」我說。「那叫什麼去了？吊在中心抗震的那顆球。」

「阻尼器。」

「對啦，阻尼器，你們搞建築的就是專業。」

台北一〇一開始興建那年，我整個暑假都在白告家幫忙搬北上的大理石切片。早上十點半和下午三點半會各出一批貨，我們小孩子負責將不同樓層的大理石片分類，用粉筆做上記號，還有搬運比較小塊的切片。同時，我們的一〇一也與日漸長，每蓋五樓就在積木的夾縫間塞張便條紙標記，上頭如法炮製地標上大理石的品項色號。我們搬了張和玉山模型基座平高的小茶几，和想像中仍在進行造山運動的玉山競賽著。

就在即將要超越玉山主峰的那幾天，白告搬運切片時不慎失手，大理石滑落砸了自己的腳。切片像是裁紙刀一樣準確地落在了他的五趾上，以至於他上國中的前一個月都得靠拐杖走路。殭屍和他上同個國中，但不同班，家裡則把我的學區遷到了市區，我們大約就是從那時開始漸行漸遠的。



我看著壺嘴冒出的白煙，想起曾經一起看著霧花花的X光片大笑（「你笑個屁，要不要自己試試看？」他說）。我忽然有了個靈感：「你覺得——裝台乾冰機怎麼樣？」

「什麼乾冰？」

「在石獅子的嘴巴裡裝一台乾冰機啊，雷射可以打在上面，像是吃喜酒的燈光秀那樣。」

白告想了想：「不太好。馬路上都是砂石車在走，霧茫茫很危險。」

他沉默了一會兒，接著澀澀地開口：「我再跟你說一件事。」好，我說。

「這件事和之前說要賣工廠有點關係，你聽聽就好。」

大約半年前，附近的大學接了文化局的案子，和工業區合作，讓藝術系的學生彩繪廠區的鐵皮外牆。和白告家接洽的是一組三年級的學生，三男兩女，人都滿好相處的。沒多久，白告就發現了其中一對男女是情侶，又過了一段時間發現另外兩個男生也是一對，剩下的一個女生叫做小慧。他們固定在每週二、四、五的下午來作畫，白告跑完銀行總會帶上冷飲或是豆花之類的吃食慰勞一番，於是大家很快就熟稔了。

他們問白告，有沒有什麼特別想表現的主題？白告說交給他們自由發揮，只要別是山

水風景，也不要像是街頭塗鴉就好，長輩不喜歡。小慧說她最近看了一部原住民的紀錄片，覺得部落長者的皺紋令她很感動，有種難以描摹的魅力，如果可以，她想要以老者的皺紋作為主要的意象發揮。白告同意了。下個星期，他們帶了一冊參考資料，配合平板電腦做了簡報，白告翻看著，想起了他阿嬤。於是在他爸的同意下，團隊為阿嬤拍了幾幀照片，除了各個角度的臉部攝像以外，還有幾幀全身照以及手腳特寫。

白告湊過手機，給我看了一系列照片。

「拍得很好，很專業。」我說。

「嗯，生病前，氣色還很好。」他說。

那之後，團隊開始以小慧為核心開始工作。他們將完成的構圖趁夜投影在鐵皮牆上，再租了台吊車，摸黑在牆上描出輪廓。他們搞到半夜，線條太多了，白告說。早上起來我一看，還以為是河流，跟那種我們小時候畫的彎彎線條差不多。接下來的幾週，畫面慢慢成形，開始出現一片不同色塊，白告有時抬著頭看累了，就走到對面的人行道往這頭瞧。看起來還是很像一條河。但隨著時間過去，漸漸地，白告約略可以分辨出眼睛和嘴巴的位置，但真要說起來，那像是一張張花花綠綠的，浮在水面上的面具，眼睛和嘴巴更像是河流裡的漩渦，像要把人捲進去似的。但最教人不安的，還是分割畫面中央的一道寬約

五公尺的密集線條，就像是閃電又像是瀑布，白告從中辨識出了手腳、乳房，不知是乳頭還是肚臍的綠色漩渦裡好像長了棵樹，又或者他伸了隻手出來。他愈來愈著迷於畫面接下來的發展，並且忍住了向小慧或團隊要求一窺原構圖的慾望。

漸漸地，皺紋的線條好像一絲絲地滲進了白告的慾望，他轉而好奇起創造這些線條的主人。他開始在小慧工作時站在下方抬起頭和她聊天，距離加上四周的加工聲響，兩人幾乎要用吼的交談。小慧的音量令人驚訝地宏亮，而且十分健談。有時別組臨時借用了吊車，他們只好借用長梯先處理下方畫面；這時彼此的距離縮減了兩層樓，但他們兩人習慣了原先的音量，因此白告會走過對街的人行道，在來往的砂石車間隙中對著小慧說話。你是在心戰喊話嗎？小慧笑說。

另外四人似乎嗅出了兩人的曖昧，開始起鬨要白告隔街說個祕密。「哪有大聲說出來的祕密？這樣不就大家都知道？」我質疑。「不知道，看情況吧，也不是愈大聲就愈不神祕。」總之，白告什麼也沒說，他穿過樹蔭，走到了陽光下，燈號變成紅燈，他默數秒數，對面的嬉笑聲繼續一陣一陣傳了過來。燈號變成綠燈，他開始感覺到太陽的熱度，他走上馬路，看見大夥都在對他笑，小慧也笑著。他繼續往前走，維持著不快也不慢的腳步，他抬起頭，小慧還在笑著，他也笑了出來。他仔細一步一步踏著斑馬線，像是怕一腳

踩空就會落入柏油路的黑色深淵裡一樣，他抬起頭，一眼對焦上了牆板上的綠色肚臍，他看向廠後山邊聚集的積雨雲，想著可能晚點就下雨了，然後看向小慧，忽然感到有點暈眩。

或許是天氣太熱了，也或許是視覺暫留效果，白告也不知道在這幾秒的空白間發生了什麼事——然後她就這麼掉了下去。

由於作業高度不及平時一半的緣故，小慧沒有戴上工程帽或是繫上安全扣帶。白告看著她的人影摔進圍牆後方，消失不見，接著聽見尖叫，然後兩隻黑狗狂吠。

「人還好嗎？」我問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他說。「我沒有看到血——我只看到她掉了下去——她掉了下去，我到今天還在暈。」

那之後不久，白告的阿嬤診斷出了癌症，家族裡有些聲音，認為或許是牆面的圖案作祟云云，於是白告的爸爸把牆面漆回原本的鐵綠色。

我們沉默了一會兒，接著我起身告辭，說約個時間再和他一起去看看阿嬤。白告陪著

我向外走，他推開門，紅外線感應燈光嘩地響起，我沒來由地一陣心悸。我們扶著彼此的肩膀緩步走著，像是腳下走著看不見的鋼索。我的耳裡隱約聽見了水的聲音，所有的聲音都湧了上來，我聽過的，或沒聽過的：河水流過堤防的聲音，湯打翻的聲音，抽肺積水的聲音，煮茶水的蒸氣聲，血靜靜地流成一片的聲音。我想我好像能體會白告的暈眩，我們都需要一個阻尼器，需要一顆鐵球穩住我們，否則下一個掉下去的就是我們。殭屍掉下去了，小慧掉下去了，然後是白告的阿嬤，他們都掉下去了。

感應器響過三聲，我們走到了門口附近，兩隻黑狗又撲了上來。我正要上車，白告叫我等等，接著我們又走到石獅子旁。他伸手摸索了開關，黑夜裡，雷射光束再度亮起。他推了推我的肩膀，要我轉身面向夜色中一片茫茫鐵綠的廠房外牆。

「仔細看。」他說。「很不得了吧？」

「嘩。」我說。